Co-China 周刊

NO. 151
2014年 4月 25日



社交媒体

改变了什么？

月末版“关系与交往”第四期

编者的话

“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是互联网刚刚兴起时的名句。但现在，人们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朋友圈里究竟是同事、同学、亲戚，还是谁家的宠物。社交媒体改写了互联网上的人际关系，也深刻影响了网下的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一方面，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亲人、朋友处获取消息，不论是心灵鸡汤还是严肃文章；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声势浩大的示威与抗争，也无时无刻少了社交媒体的影子。本期周刊月末版将聚焦社交媒体对人际关系与公共生活的影响，这也是“关系与交往”系列的最后一期。

社交媒体怎样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David Hamilton 用漫画表明，在不少人的生活中，Linkedin 在替代名片夹，WordPress 取代了日记本，Facebook 在替代电话本，Skype 在替代电话本身。还有许多不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海外社交媒体，可以与我们的沟通需求对号入座。

花样频出的社交平台，却无法根本性替代已有的人际关系，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为既有关系提供了支持。Putting 提醒我们，沟通的本质在于人心。即使社交媒体能帮助我们找到失散多年的老同学和老同事，这些失去了学校和工作环境依托的人际关系，大多还是会归于沉寂。此外，即使在虚拟的平台上，社交媒体用户也无法摆脱现实。陶笸箩感叹，微信的出现使自己生命各个阶段的角色，以及与之相关的得意与失意，都拉入微信群里，在“群”众的见证之下，无计相回避。宋石男则点出了社交媒体的另一种副作用：当亲人、朋友、同事和上司通过社交媒体推销自己的生活时，自己作为直接利益相关方，不点赞表态说得过去么？点赞因而成为既有人际关系的附带动作。

虽然社交媒体依托于真实的关系，但它也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种公共平台。陈卉的研究发现，社会性网络服务（SNS）带来了强大的搜索功能和交友功

能，让用户得以在陌生人之间拓展人际网络。魏武挥从更抽象的角度指出，今日的互联网用户是网状关系中的平等节点，而非从属关系，这与工业化创造的秩序大相径庭。在胡泳看来，此类关系的平等化又催生了信息传递的民主化。身为传统信息“看门人”的编辑、记者等地位相对下降，而离现场最近的人可以迅速成为意见领袖，其中不乏对社会现象进行严肃讨论者。

在公共空间中，社交媒体带来的不仅是沟通的便利，同时也助长了集体行动的能力。科恩遍览近期各地的示威和抗争，发现虽然参与者的利益错综复杂、行动的结果未必值得称道，但社交媒体推进了从“说不”到“行动”的过渡。在中国，张洁平笔下的乌坎青年也利用了社交媒体与权力进行博弈。同样，在张铁志对近年来阿拉伯社会变革的观察中，社交媒体功不可没，即使其具体的贡献和局限性还有待斟酌。

Co-China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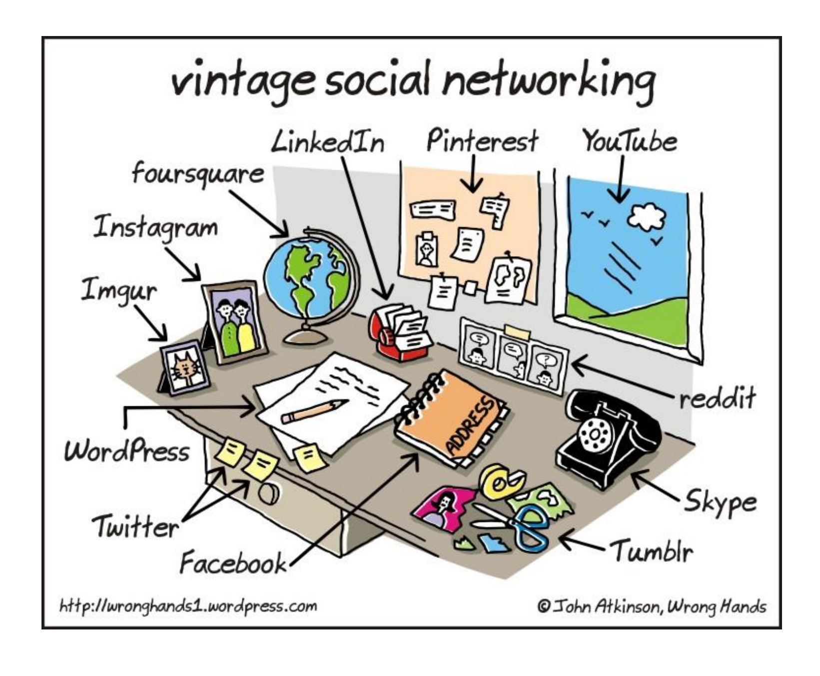
David Hamilton: 社交媒体：回首过往


David Hamilton, 读写网（ReadWrite）编辑。

“
踏上回溯机器回到过去待会吧。在因特网发明之前，我们是怎么联系好友、确认方位、维系人际网、分享观点以及看到猫咪图片的呢？
噢，对了，是这样。
”

踏上回溯机器回到过去待会吧。在因特网发明之前，我们是怎么联系好友、确认方位、维系人际网、将想法付梓供他人阅读以及看到猫咪图片的呢？

噢，对了，是这样。





老式社交网络

从 Facebook 起顺时针介绍：

Facebook:脸谱网，美国社交网络服务网站，全美排名第一的照片分享站点。

Twitter：推特，是一个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的网站，允许用户将自己的最新动态和想法以移动电话中的短信息形式（推文）发布（发推），可绑定 IM 即时通讯软件。所有的 Twitter 消息都被限制在 140 个字符之内。

WordPress:一种使用 PHP 语言开发的博客平台，用户可以在支持 PHP 和 MySQL 数据库的服务器上架设自己的网志。也可以把 WordPress 当作一个内容管理系统（CMS）来使用。

Imgur:一个免费的图片分享网站，创办于 2009 年，提供了简单直接、带编辑功能的图片在线分享服务，格式支持 jpeg、gif、png、bmp 等。用户成功上传图片后，可以通过分享代码外链到博客、论坛或者其他网站。

Instagram:一款支持 iOS、Android 平台的移动应用，允许用户在任何环境下抓拍下自己的生活记忆，选择图片的滤镜样式（Lomo/Nashville/Apollo/Poprocket 等 10 多种胶圈效果），一键分享至 Instagram、Facebook、Twitter、Flickr 或者新浪微博平台上。

Foursquare:一家基于用户地理位置信息的手机服务网站，并鼓励手机用户同他人分享自己当前所在地理位置等信息。与其他老式网站不同，Foursquare 用户界面主要针对手机而设计，以方便手机用户使用。

LinkedIn:邻客音，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目的是让注册用户维护他们在商业交往中认识并信任的联系人，俗称“人脉”。用户可以邀请他认识的人成为“关系”圈的人。

Pinterest:品趣志，全球最大的图片社交分享网站。Pinterest（品趣志）采用的是瀑布流的形式展现图片内容，无需用户翻页，新的图片不断自动加载在页面底端，让用户不断的发现新的图片。

YouTube: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当前行业内最为成功、实力最为强大、影响力颇广的在线视频服务提供商，YouTube 的系统每天要处理上千万个视频片段，为全球成千上万的用户提供高水平的视频上传、分发、展示、浏览服务。



Reddit:社交新闻站点，用户（也叫 redditors）能够浏览并且可以提交因特网上内容的链接或发布自己的原创或有关用户提交文本的帖子，有供用户讨论所提交的东西并且对他人的评论支持或反对投票的讨论区.

Skype:讯佳普，是一款网络即时语音沟通工具。具备 IM 所需的功能，比如视频聊天、多人语音会议、多人聊天、传送文件、文字聊天等功能。可以免费清晰的与其他用户语音对话。

Tumblr:汤博乐，成立于 2007 年，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轻博客网站，也是轻博客网站的始祖。Tumblr（汤博乐）是一种介于传统博客和微博之间的全新媒体形态，既注重表达，又注重社交，而且注重个性化设置，成为当前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交网站之一。-----------------译者注）

（译者： 幽幽 tina，文章选自译言）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交往┫

Putting：这么远，那么近——社会化媒体中的人际关系

Puting，SocialBeta 创始人/主编。

“

社会化媒体虽然十分给力地借助互联网解构了原有人际关系，但并不代表它会根本性颠覆已有的人际关系。社会化媒体通过导入联系人列表与填写所属信息等功能，可以将已有的社会关系简单转移到自身平台，从而帮助用户维系，以及在同组织属性解除时进行联系，但这并不代表通过它就能把未成为朋友的前同学与前同事维系到原有的关系强度。

”

六度空间理论作为社会化媒体的基础理论固然迷人，但任何模型面对实际时都不可避免地有抽象化倾向，为了具有概括性，难免需要剔除掉实际中存在的一些次要因素和变量，反过来依据模型去回归现实时，如果不自行脑内补完这些次要因素和变量，就难免削足适履的结果。

根据六度空间理论，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通过人际关系的传递而产生关系，但事实上，任何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都不可能像理论中那样覆盖到地球上所有的人。因为模型只是概述了一种可能性，人际关系除了“有与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远与近”。每个社会属性的人都是立体和多面化的，处于不同的位置，需要承担不同的角色，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人际关系具有不同的距离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线下，同样也体现在线上。



社会化媒体虽然十分给力地借助互联网解构了原有人际关系，但并不代表它会根本性颠覆已有的人际关系。想要了解社会化媒体的运作机制，想要借助社会化媒体的力量进行营销活动，绝不能简单地试图将现有线下关系在互联网上进行原样复制，而必须先了解已经存在的线下人际关系，再通过社会化媒体的特点进行分析。

几种关系的不同特点

关系的目的分为两类，找到对方建立关系，维系已经建立的关系。而完成这两类目的途径都是沟通，社会化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在于帮助人进行沟通。

家人，对于社会属性的大部分人来说，家人的关系是自然赋予的，同时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对于维系这种关系，互联网所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联系方式的作用，爸妈可以在开心网上和自己的孩子确定好友关系，但他们更多的交流还是会借助其他方式。在现实中最近的关系，在社会化媒体上反而是相当远的。

伴侣，对于寻找伴侣的人来说，社会化媒体能发挥找到对方建立关系的作用，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途径。但是对于已确立关系的伴侣来说，社会化媒体同样也不是首选的方式。例如 www.liageren.com 这样的网站，最适合的还是异地恋这样很难选择其他更高效率沟通方式的情侣。

由此可见，人际关系在社会化媒体上的的远近和地理属性的远近有很大的关系，但地理的属性的远近也不是唯一要素。

地缘关系，曾经一度有若干基于地缘的网站问世，但结果都似乎没有达到创始人的预期，他们原以为以白领作为切入点的写字楼人际关系会在网络上活跃，但事实上，如果在公司写字楼的电梯碰到合眼缘的异性，冲上去搭讪当然是最具有效率的，而如果大家都每天出现在同一栋写字楼，无论勾搭上与否，弃短平快的现实地缘关系于不顾，反而求助于互联网，实在很有点缘木求鱼，毕竟网友见面发现就是身边人更多只是无巧不成书的小说题材而已。

同小区、同写字楼的地缘关系正因为其近，反而很难转移到网上。但同城作为地缘关系来说却是一种更适合转移到社会化媒体的关系。特别是当 LBS 逐步普及，能够随时随地简单地将自己与地缘进行连接，原有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在逐渐改变。现在拿出手机随时就能查到离自己最近的美食，也许再不久就能拿出手机就能随时找到能立刻出来和自己打球的人。LBS 作为一个基础的应用，承载不同内容时会发挥不同的作用。而通过地缘这一自然

属性，社会化媒体势必将改变原有的人际关系。甚至世纪佳缘也在开发基于 LBS 的应用，把生物散发求偶信息的功能用科技的方式实现。

同学与同事关系，这两种关系并不是自然赋予的，只是一段时间内属于同一个组织才有的。这种关系具有时效性，在不同的时间内其距离感也是不同的。社会化媒体可以帮助人维系同学与同事关系，但当他们同属于一个组织的属性解除的时候，人际关系将会产生分化：产生私交的会转化为朋友，一般性的则成为有需要才会联系的熟人，剩下的则根本可能被淡忘。毕竟，人能够处理和应对的社会关系是有限的。社会化媒体通过“导入联系人列表”与“填写所属信息”等功能，可以将已有的社会关系简单转移到自身平台，从而帮助用户维系，以及在同组织属性解除时进行联系，但这并不代表通过它就能把未成为朋友的前同学与前同事维系到原有的关系强度。现有的同学与同事在使用同一个社会化媒体时，也会因为同组织的属性而选择性地展现信息，例如“同事都用新浪微博所以我自己会使用饭否，这样就可以抱怨工作和同事了”。而基于求职需求的社会关系，也因为其需求的时效性而很难长期维系。

朋友是所有关系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定义不同使得朋友这个词所包含的人际关系可近可远差异很大。其中，互联网最能够发现以及维系的，算是趣缘这种朋友关系。可能地理距离遥远，其他社会属性差异很大，但因为有共同的兴趣，并且对彼此的现实生活没有更多近一步交集，反而更愿意通过社会化媒体进行沟通。以豆瓣为例，虽然也有导入联系人列表的功能，但并没有其他 SNS 常见的“谁最近看过你的页面”以及“你关注的人他还关注了谁”之类的好友推荐，取代共同好友的是与其他用户之间“你们共同喜欢的书影音”，用趣缘来连接用户，通过信息筛选真正感兴趣的人，再通过关注这些人来筛选出更多自己会感兴趣的信息，信息与用户充分融合与互相转化，放大了趣缘在网络中的作用。而以趣缘作为基础，逐步向地缘关系，或电子商务推进，也是极大地发挥了社会化媒体最根本的“人”的作用。基于趣缘在豆瓣建立的关注对象，不一定需要进一步的线下联系方式，但在线上交流的深度与频率却可以因为趣缘而更加持续与深化。

关系的远近可以考核吗？

关系的远近可以考核，但显然不能用一些表面化的指标来量化，例如也许每天你都和同事打电话，一周才会给爸妈打一次电话，从沟通频率与时间长短来看，显然不能得出你和同事关系比和爸妈关系更紧密的结论。这也是当前社会化媒体营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僵尸粉丝就是最明显的现象，单纯的 ID 背后如果没有活生生的人，数字就只是个数字，而不能成为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是口碑、影响，甚至是销量，例如，电子商务网站 Bonobos 一开

始并没有人注意到，但他们在很早期就使用 Facebook 来增加销售，他们为他们特色的男性舒适又好看的裤子打上一个口号：「穿卡奇裤，不必再像包尿布！」(End Khaki Diaper Butt)，意思是说，有些男生穿裤子看起来屁股很大，像在包尿布一样，Bonobos 的裤子可以解决这个困扰！很快的，Facebook 开始为 Bonobos 带来生意，后来 Bonobos 的销售有高达 20%是来自于 Facebook，而它的粉丝专页只有 1 万 2 千人而已，它强调这 1 万 2 千人有共同的特色：「我们都是找不到合身的裤子，我们都不喜欢逛街！」（We couldn’t find pants that fit. We don’t like shopping.）

现有的微博营销，大部分还停留在“瞧一瞧看一看，凑个热闹发你个 iPad”的吆喝阶段，这样做并没有将社会化媒体的核心优势发挥出来，很难想象凭借这种方式能够和用户建立持续深入的关系。

小结

人际关系千差万别，远近各异。社会化媒体营销之所以被看好，就是因为其中倾注了人的力量，能够达成沟通，无论是用户之间，还是用户与品牌之间。沟通的本质在于人心，人心并不是存在于体内的一个器官，而在于沟通双方之间建立的关系。基于沟通目的、受众的不同，建立关系的方式与调性也应该有所不同。转换思维，紧握常识，以人心作为基础，将是品牌进行社会化媒体营销的必然之路。

（文章选自 SocialBeta）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陶箮篓：你加入了几个微信群？

陶箮篓，媒体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

你生命的各个阶段，扮演过的各种角色，得意与不得意，都被拉进了微信群里，而且还有形形色色的群众见证。

”

微信群的野蛮之处在于，只要你还在人间，只要你和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有通讯联系，你一定会被组织找到。没有人问过你愿不愿意。那些不期而遇的邂逅，常常会让你哭笑不得。

总之，你生命的各个阶段，扮演过的各种角色，得意与不得意，都被拉进了微信群里，而且还有形形色色的群众见证。公道地说，微信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拉近了群众关系。但问题是，总有一些事你想忘记，总有一些人你想拉黑。但有那么多的群众不经意间撩拨出话头，让你避无可避。于是，你爱过的人，你恨过的人，都在群里。你在群里谋生，也在群里伤怀。

（文章选自 FT 中文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宋石男：点赞


宋石男，作家，自由撰稿人。

“

是微信，而不是 Facebook，使中国人得以大规模呈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偷窥他人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却又常带着表演的气息，就像一位国家主席的新年讲话，或者一个过分友好的推销员的笑容。在微信朋友圈中，人们用各种状态推销他们理想中的现实生活，得到的货币则是赞。

”

本韦努托·切利尼曾说，一个人若打算描述自己的生活，至少应该年满四十岁，而且还要在某方面取得斐然成就。不过，如今任何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根本不会搭理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古怪规矩。

博客和微博是人类借以描述自己生活的两件利器，但在微信崛起之后，它们就坠入了石器时代。

是微信，而不是 Facebook，使中国人得以大规模呈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偷窥他人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却又常带着表演的气息，就像一位国家主席的新年讲话，或者一个过分友好的推销员的笑容。

在微信朋友圈中，人们用各种状态推销他们理想中的现实生活，得到的货币则是赞。

“防治癌症的十个办法”这样的帖子，会假装得到了方舟子的认可，从而在朋友圈里广传。排名第一的方法是“多喝水”。我每次看到这种帖子，都会毫不犹豫地点赞，以麻痹转帖者。

“柏拉图关于爱的十句真言”这样的鸡汤贴，我也会乐不可支地点赞。它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爱，请深爱”。



还有星座贴，只要在朋友圈看到，我都会点赞。有时还会跟帖，附和一下楼主的意见，痛骂冷血的天蝎座，鼓励憨厚的金牛座。我是金牛座。第一个拒绝我的女孩是天蝎座。

各种上师语录，我也会点赞。虽然我知道一百句里可能有九十九句是废话，剩下一句则是屁话，但为了尊重人们的纯真，我会以点赞来宣示开明。

我点赞，还有不可告人的心思，那就是希望被点赞的人能够知恩图报，也给我那些无聊的状态点几个赞。

兄弟的状态必须点赞。不论他是宣布戒酒，还是声称刚喝光了一瓶十五年的茅台。兄弟们喝酒之后往往会说一堆颓废的废话，似乎每个人都是在邮局给心上人寄耳朵的梵高，或是躺在穷途、醉死待埋的刘伶。这时候我会恰到好处地点个赞，并且跟帖说：来，兄弟，干一杯！

女性朋友的状态也应该点赞。她们发的自拍照，个个都是林志玲，或者高圆圆，甚至苍井空。有时我会把眼睛揉了又揉，想自己是多么失败，多么缺乏一双在生活中发现美的眼睛。后来我发现了美图秀秀这种在线整容大杀器，就释然了。不过我还是会为她们点赞。P图拯救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说。

爱妻的状态更要点赞。如果你漏过一次没点，她就会揪着你耳朵，来回拍打你的脸颊，或者板起脸，连续两个小时不理你，让你错以为自己在某个女孩的所有照片下都点赞的猥琐行为东窗事发。仓央嘉措说得好，就连虎豹和狼，你养熟了都会跟你亲热，可家里那头母老虎，却是越熟越咬人。

同事的状态要点赞。上司的要点，因为你得表示自己的忠诚和仰慕。下属的也要点，因为你得表示自己的亲和与慧眼。同级的也要点，这样当你在晋升的羊肠小路上把他挤下悬崖时，才不会有丝毫内疚。

亲人的状态同样要点。既然你们已经很少通电话，见面的时候也各自把玩手机，那么除了给亲人的状态点个赞之外，你还有什么法子来真情流露？

话说回来，点赞也是有正能量的。某些时候，点赞也是出于一刹那的惺惺相惜，片刻的审美共鸣，或者发自肺腑的利他心。点赞让我们在虚伪中寻求温情，而这虚伪，也因此而变得真诚。

不必那么深刻，不必那么认真。以赛亚·柏林说过，“别人不晓得我总生活在表层”。这是非常好的态度，但更好的态度也许是，“让别人晓得我总生活在表层”。

生活在表层，不去挖掘生活的终极意义，是继续活下去的一个办法。如果我们掀开生活的面纱，用显微镜观察他人和自己心灵中的每一个结构，生活很可能就此成为一个悲剧。

身处悲剧之中的人无法欣赏悲剧。一旦跳出，他会发现悲剧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而悲剧的黄昏正在来临。在悲剧的黄昏，不是英雄美人，而是微不足道者担当主角——灵魂里全是白发的年轻人，白发中没有灵魂的老年人。

在悲剧的黄昏，我们点赞来过活。

（文章原刊登于宋石男《看天下》，刊出时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拓展阅读】：

社交媒体传播，好消息胜于坏新闻

http://cn.nytimes.com/science/20130401/c01social/

随着信息以各种不同方式被传播和关注，研究者们正在发现新的法则。通过扫描人们的大脑，并跟踪他们的电子邮件和网上帖子，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好新闻比灾难和悲伤的报道传播得更快、更远。

夫妻、网络和社交媒体

http://www.looooker.com/archives/7658

据皮尤调查：对夫妻或伴侣来说，技术既能促进情感沟通又能造成紧张关系。1.都在家时，25%的人曾给对方发过短信；2.通过网络或短信，21%的人认为相互间关系更加亲密，9%的人曾解决当面难以解决的争端；3.在一起时，25%的人认为手机分散了对方的注意力，8%的人曾为对方上网时间多而争吵，4%的人发现对方的网络行为后感到很烦恼。

荐书：《颠覆——社会化媒体改变世界》



作者：Erik Qualman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副标题：社会化媒体改变世界

译者：刘吉熙

出版年：20101120

页数：196



ISBN: 9787115236210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讲述了全新的社会化媒体时代到来之时，社会形势、个人行为及观念所发生的转变，以及企业需要做出的相应改变。书中首先讲述了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们的两种典型的行为——防御行为和自夸行为；接下来通过奥巴马当选总统的具体例子说明了社会化媒体的强大力量；之后讲述了社会化媒体给个人、企业带来的影响，以及个人和企业在这种影响下所应采取的措施。面对新的时代，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不断地调整、改变，这样才不致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本书观点新颖，分析透彻，适合各类想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脱颖而出的人阅读，更是企业营销人员的宝典。

作者简介：

Erik Qualman 网络界和营销界的专家，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教育机构英孚教育主管在线营销的全球副总裁，慈善机构“罗宾汉平装书”创始人。在近 20 年的职业生涯中，Qualman 曾帮助凯迪拉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雅虎等知名企业发展在线营销与电子商务，《商业周刊》和《福布斯》等报刊杂志都对他有过报道。他还是《搜索引擎观察》的专栏作家，同时为 SES 杂志撰稿。读者可以通过 www.socialnomics.net 关注 Qualman 以及他对社会化媒体的最新观点。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联结┫

陈卉：社会性网络服务（SNS）流行原因分析

陈卉，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告系 2008 级研究生。

“

SNS 最大的亮点就是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基础，能够拓展用户的真实交际圈，力求回归现实中的人际传播。在 SNS 真实模式下，网络化社区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群体，工作、感情和现实的生活都紧密相连，相互之间传达的信息是真实而可靠的，并付诸真实的思维和行动，使网络摆脱了虚拟形态的束缚，与现实人际传播渴望真实的需要完美结合。

”

【摘要】社会性网络服务（SNS）是 WEB2.0 时代标志性的网络服务新型模式，它成为连接虚拟网络与真实人际关系的桥梁，也成为人们青睐的人际传播新工具。它的普及与兴起到底说明了什么？为何人们在已经拥有众多传播工具的同时，仍然需要如此依赖于社会性网络服务的使用？其流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社会性网络服务到底有何法宝？

【关键词】社会性网络服务 人际传播 人际交往

一、社会性网络服务的产生与发展

2000 年 2 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了第一份有关互联网络与社会关系的调研报告(Internet and Society Report)，报告认为互联网的发展不是为人们之间的互联提供了技术支持， 相反的，而是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中使人们更加孤单。该报告引发了互联网络发展是否造成社会资本流失的广泛讨论。正是这种恐惧社会资本流失和网络技术所造就的孤独感，使得软件的社会化程度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发展。2003 年 4 月，在美国的 ETCon (Emerging Technogies Conferences)大会上，学术界的精英如美国纽约大学教授 Clay

Sherky 等，他们关于社会性软件的主题发言将社会性软件的讨论推向了一个高峰，引发了在世界范围对社会性软件的关注。

社会性网络(SNS，全称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或者叫“ 社交网络服务”。从内涵上讲， 就是社会型网络社区，即社交关系的网络化。它将我们现实中的社会圈子搬到网络上，根据不同的条件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

2003 年 3 月，SNS 网站在美国悄然兴起，短短的五个月内就风靡整个北美地区。据统计，在硅谷工作的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使用 SNS 来拓展自己的交际圈。在国内，校内网、开心网、占座、人际中国、亿友等提供 SNS 服务的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二、社会性网络服务流行的原因分析

网络中能够进行人际传播的工具并不少见。在 SNS 出现之前，比如各种个人聊天软件如 QQ、MSN， 如以交流发布意见与观点为主的社区 BBS，还有个人网络邮箱与网络日志早已大规模普及。网络传播的渠道五花八门、多不胜数。为何社会性网络服务还能异军突起，受到广大网民的青睐，这取决于社会性服务网络在人际传播方面的特殊优势。同时，这些特有的传播特点和优势也是社会性网络服务吸引网民、走红网络的现实原因。

1. 相对真实摆脱虚拟束缚

“关系”是人际传播中的中心议题，它指双方对他们的行为的一系列期望，是建立在双方交往模式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关系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通过交流和互动建立起来的。既然管理与扩展人际关系是人们热衷于使用社会性网络服务的根本动机，那我们首先就要知道人与人为什么要发生人际关系呢？

卡西尔曾经说过：“只有在我们与人类的直接交往中，我们才能洞察人的特性。要理解人，我们就必须在实际上面对着人，必须面对面地与人交往。[1]卡西尔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在人与人的真实交往中，人才能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社会。

而网络技术的普及似乎把人们带到了一个虚幻的世界。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菲德勒说：“对于未来的电脑技术，可能不知道甚至不在乎我们正在与之进行交互的究竟是另一个人还是一个数字实体。”现实中的人们往往以假身份在网络中活动，网络虚拟也就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这样一面虚拟身份构建的传播之镜是很难让人看清“镜中我”的。在虚拟网络交往中，除了认识自己

的目的难以实现，人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目的———获取对别人的了解更如一场空谈。

社会性网络服务却如一道亮光照亮了这难分真假的网络世界，告诉人们“网络不完全是虚拟的， 它也可以真实。”正如“校内网”创办者王兴所说：“网络并不一定是虚无飘渺的另一个世界和另一套秩序。”SNS 最大的亮点就是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基础，能够拓展用户的真实交际圈，力求回归现实中的人际传播。在 SNS 真实模式下，网络化社区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群体， 工作、感情和现实的生活都紧密相连，相互之间传达的信息是真实而可靠的，并付诸真实的思维和行动，使网络摆脱了虚拟形态的束缚，与现实人际传播渴望真实的需要完美结合。现实生活的交往需要与网络世界不再是隔离、对立的两面，而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延伸，通过线上线下的双重接触，更好的实现人际传播的最终目的。

2.管理边界实现社会穿透

桑德拉·佩特罗尼奥（Sandra Petronio）在“传播边界管理理论”（Communication Boundary Management）中提出，人际关系中的各方不停地进行边界管理的工作。他们主要是管理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之间的边界。在此，边界是指在思想和情感上愿意与对方分享的和不愿意分享的之间的边界。[2]

与公共论坛（BBS）相比，虽然 BBS 以开放式的交流著称，但它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 那就是完全没有私人空间，一切活动是以“帖”为单位，以“帖”为中心的。帖子一发出去，就不再属于个人了。相对于 BLOG 而言，BLOG 虽然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完全的个人化，但也有它的遗憾， 就是博客缺乏公共空间，完全是一个人的自说自话，如果写了博客没人看的话，这对于那些期望通过写博客来获得一定成就感和认同度的人来说，挫败感是不言而喻的。快捷即时的聊天软件虽然方便迅速，也有一定的聊天记录功能，但时间久了聊天记录也会自动消失。QQ 群虽然能够群体同时交流，但它的非保存性同样也是它的一大软肋。与传统校友录网站相比，同学录主要是局限于熟人之间，巩固已有的感情，这样就把它的交流范围大大地缩小了，对于扩大社会人际交往圈无甚帮助。而且传统校友录网站还具有重集体轻个人理念的弊病。[3]

对传播边界的管理常常是透露与隐藏中辩证的过程———你何时透露自己的信息？ 何时不透露？ 应该透露哪些信息？ 向谁透露？ 以往互联网中过度公众化，或过度私人化的特性，使与人分享和保护自己的需求之间经常存在冲突，人们被困在透露信息不安全与发布信息无人分享的窘境中。而实现信息的分享却是实现社会穿透，增进友谊的关键。社会穿透（Social Penetration）是指随着时间的流逝，交流双方会透露出越来越多的有关个人的信息，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简而言之，社会穿透就是关系当中增进亲密感和信息透露的过程。[4]

SNS 却很好的将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相结合，同时拥有个性的 blog 和方便的交友功能、论坛群等，还具有强大用户搜索功能。社会性网络服务的用户可以通过隐私设置使 SNS 网外以及好友之外的人无法浏览自己的主页信息，他们可以放心的在自己的小圈子内管理发布自我信息，也可以及时了解到朋友们的最新情况，还可以通过“朋友的朋友”与网内搜索、交友功能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在自我的透露与好友信息的获取中不断增进圈内情感和亲密感，深化拓展人际关系。社会性网络服务不仅帮助用户权衡网络个人空间与公共领域， 找到合适的传播的边界，还有助于他们拓展人际关系，分享个人信息，实现社会穿透。

三、结语

“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三段论，是麦克卢汉的一个天才般的预言。人们曾经在部落化时代，面对面地进行口耳交流，而网络科技的发展虽然使在人们之间架起了信息的高速公路， 却也把人类锁进了各自的“盒子”。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但村里的人却很少出门抛头露面，甚至不知道隔壁住的是男是女或者只是一条狗，亲近的信息距离与遥远的心理距离使网络社会进入令人尴尬的状态。社会性网络服务的出现使人类在重新部落化的过程中，找回了村里的亲近感，回到了个人对个人真实交往的形态，这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于回归真实人际交流的内在需求与渴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性网络服务是在人类通过互联网及相关技术手段重新部落化的进程中，帮助人类由单纯地拉近技术信息距离，到真正走入鸡犬相闻、人际互动的地球村，实现部落里“技术信息”、“人际关系”内外共进的完善与进化过程。

注释

[1] 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

[2]Stephen W. Littlejohn，《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p294

[3]张瑞，《“校园 SNS”火爆的学理思考》，传媒观察，2007 年 02 期

[4]Stephen W. Littlejohn，《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p293

参考文献

1. Stephen W. Littlejohn：《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 迈克尔·E 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



3.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义出版社，1985 年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

6.彭兰：《网络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熊源伟，余明阳：《人际传播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8.彭兰：《网络中的人际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 年第 3 期.

9.张瑞：《“校园 SNS”火爆的学理思考》，传媒观察，2007 年 02 期

10.杜迈南，何姗，焦宝：《校园 SNS：拟态环境中人际传播的回归》，青年记者，2007 年 6 月下

11.鲁宏，黄鹏，崔政，李丽，谷雨：《Web2.0 时代的网络传播》，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1）

12. 古玉立，李大鎏：《从 Facebook 到校内网：我国校园 SNS 网站发展分析》，南方论刊，2008 年第 7 期

13.郑宇钧，林琳：《当校园 SNS 照进现实———校内网的人际传播模式探讨》，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魏武挥：互联网造就了什么？—— 写在中国互联网 20 周年之际



魏武挥，博客“扯氮集”博主。

“

人也好信息也好，互相之间是一种网状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个体对于个体本身，是极为重要的，而不是个体所在的位置极为重要，因为个体与位置之间，不过是镶嵌罢了。

”

从 1994 年 4 月，我国开通了 64k 专线信道，这个被视为中国互联网的起点，时至今日，已满 20 周年。中国互联网经济正蓬勃发展，先后诞生了所谓的战国七雄（腾讯阿里百度新浪搜狐网易盛大，后盛大被奇虎接替）以及一众互联网公司，以互联网为内核的创业公司更是前赴后继，不计其数。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更是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网民，网民越多，互联网经济发展也越快速，两者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普通人一翼，互联网正在全面接管 TA 的生活。

网络对整个人类的生活有益有害？它的便利性是放在那里的，比如说要搜索一些信息几乎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完全不用巴巴地跑图书馆里上上下下地折腾翻寻资料。但也有人大声疾呼要警惕，互联网正在摧毁我们的生活。先后有多本书问世讨论这个议题，翻译成中文的，在我视野之中，就有《我们改变了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铁笼，还是乌托邦》、《当我们变成一堆数字》、《你不是个玩意儿》、《浅薄》、《网民的狂欢》等等学术畅销风格皆具的书籍。

这在我看来，是两个时代的思维冲突。一个可以称为“工业时代思维”，一个可以称为“后工业时代思维”或者“信息时代思维”，又或者，套用时下一个极热的词：互联网思维。不过，在我眼里，今天很多讲互联网思维的，都是在讲商业问题。这未免太过狭隘。是的，商业在这个社会很重要，但确然不是全部。



工业时代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是“秩序”，流水线是一种秩序，制度是一种秩序，知识结构也是一种秩序。工业时代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失去秩序。知识这个东西，其实在前工业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学科可言，印刷机出现后，伴随着书籍的普及，教育大规模发展，人们开始有规模有步骤地划分学科。一方面，人类拥有的知识正在大爆炸，一方面，从小受到的学科性教育让个体自觉不自觉地偏重某些学科。一个井然有序的知识树出现，所有的知识，必须在这个树上出现，如果不能，要么不成其为知识，要么就称之为“交叉学科”，再生一根枝桠出来便是。

事实上，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石，电脑却是工业时代末期的产物。电脑对信息的组织，很有些工业时代的痕迹：目录套目录。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一个目录从属，所有的目录，都必须有父目录从属，直至根目录。而且，文件和目录一一对应，不会出现一个文件/目录从属于多个不同的同级目录这种事。这是多么有秩序的结构！

电脑催生了互联网，早期的互联网也有着这种痕迹。比如早期的所谓搜索，雅虎就先建立了一个目录树，把所有能找到的网站分门别类地放在相应目录下。不过，有一些改进的是，一个网站的确可以从属于不同的目录，但目录树结构依然存在。雅虎后来改成了门户，这个思维依然没有丢弃。直到今天，你依然可以看到门户的信息组织结构，就是一个以频道套栏目为主线的目录树，所有的信息，都在目录树之上。

在我看来，真正将这种工业时代思维颠覆掉的，是搜索引擎——今天以谷歌为代表——至少在用户端，目录树已经不存在了。人们用关键字（或者叫标签）直达信息，而从来不需要经过什么目录树。这是信息组织上非常重要的一次革新，是对工业时代秩序的一次革命性反动——嗯，我用的的确是“革命性”这个词，因为这个反动实在是太剧烈了。信息开始呈网状态势存在，信息与信息之间，只有相关关系，并没有从属关系。在门户眼里，“平板电脑”这个目录当然是从属于“科技”这个目录，但在搜索引擎里，它们是平等的，因为压根没有目录。

用户在消费信息的时候，是网状的，在生产信息的时候，秩序也被打破了。克莱舍基前后写了两本书来讨论信息生产的问题，前一本名《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后一本名《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前者探讨类似 wiki 这样的互联网百科字典，是怎样经由一个并非被组织起来的网民力量生产出来的，后者则探讨网民为什么在无名无利的前提下依然去生产信息。舍基这两本前后有一条思维主线：信息生产的这一端，秩序被打破了。甚至可以这么说，秩序，已经不再重要。



互联网在门户、搜索引擎这两大杀手级应有之后，迎来了社交网络。社交网络并不像门户被搜索击败那样去击败搜索，时至今日，社交网络应该说是和搜索并重，成为互联网上的两大主流。社交网络的出现，意味着互联网上不仅有信息，还有“人”。它彻底粉碎了互联网之初纽约客那句名言：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

但社交网络对人的组织也是毫无秩序可言的，基本上，无论是早年非常红火的 SNS 还是这两年风头极尽的微博微信，都有“定制化”的味道。人们各取所需，或关注，或交友。这里不存在什么目录树，也谈不上有多大的架构。随意性很大，主观性也很大。

社交网络本质上是弱关系，哪怕是号称以“强关系”出道的微信，使用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也会成为一个以弱关系为主的工具。弱关系的典型特征就是卷入度低，合者多说两句，不合者少说两句，实在不合了，互相拉黑了事。在弱关系中，人和人之间不存在谁一定要依附谁的关系，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将之称为：镶嵌。在我看来，镶嵌的成立，与工业时代那种金字塔般的钟结构慢慢崩坍有关。

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思维就在于此：人也好信息也好，互相之间是一种网状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个体对于个体本身，是极为重要的，而不是个体所在的位置极为重要，因为个体与位置之间，不过是镶嵌罢了。罗振宇鼓吹“u 盘式生存”，也就是可以很方便地嵌入到一个团体中发挥力量，当然也可以很方便地离开。这与硬盘是对应的，谁都知道，硬盘的挪动，是相当费事的。

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想让大多数人都 u 盘式生存起来会很困难，毕竟工业时代还有极多的烙印在。不过有一个征兆是：类似像我这样 70 后的人，想要离开一个组织会犹豫很久，通常也不会在寻找到下一个组织之前不会离开。但 90 后的人（包括一些 80 后的人），却很不以为意。他们会更随意地离开一个组织，哪怕没有下家。再次重复：个体对个体自身很重要，而不是那个位置。

好了，现在似乎一个问题出现了：这样好吗？

有利有弊，但总体来说，即便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判断，利大于弊。这是对人性的一种释放，而不是束缚。这一点可以作为证明：人们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搜索引擎、社交网络这种没有谈不上秩序的东西，而门户，则在迅速地被抛弃。网状结构，节点是平等的，它承认节点有关系，但它拒绝承认节点有高有低。我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要抗拒这种变化。



更深一步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其实因文明进化而定。我们看古人那些古人认为很对的行为，也会用一句：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文明滚滚向前，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衡量未来，又何尝不是一种“刻舟求剑”？

（本文由扯氮集博主魏武挥原创撰写，欢迎于微信/网易云阅读/腾讯新闻客户端中搜索 ItTalks 以订阅公众账号，或于钛媒体/搜狐新闻客户端科技频道订阅“魏武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胡泳：“复古”与创新——再说社会化媒体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这些传统的意见领袖的地位在逐渐下降，不过过程是逐渐演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化媒体时代，新的意见领袖会在新的人群中产生，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譬如他离事故现场最近，在一个信息传递如此快速迅捷的时代，他就可以立即成为意见领袖，但是，一旦该事件过去，他的意见领袖地位或又恢复常态。

”

社会化媒体并不新鲜。我们回到了人类最习以为常的一种传播方式——口口相传。人的交流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大众传媒已经“统治”人们的信息获取和认知活动几百年，而今的社会化媒体是利用 Web 2.0 的技术实现了“回归”。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彻底的回归，不是回到典型的口口相传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极其受限于地域（可能就是在一个村子里）的时代，而现在，我们极大地突破了地域限制。但是，社会化媒体和古代的口口相传在内核却是一致的——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无论是通过 SNS，还是微博——不再是来自传统的大众媒体（譬如报纸、电视、广播等），而是来自你的朋友，你的熟人，因此，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这是一个“退步”。

毫无疑问，大众传播对于知识的传播和民智的提高，具有不可磨灭的显著意义；但是，相对大众传媒缺乏互动性，社会化媒体又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和兴起是进中有退、退中有进。

有些人认为，互联网应该是纯洁无瑕的，但是，互联网怎么可能是纯净的呢？现实生活就是不纯净的——不对等的交往、非理性等等，因此，当然也不能要求我们的虚拟世界是纯

净的。这是我反对有些人用“网络暴民”这个词的原因。的确，有些人在现实中温良恭俭让，在网络世界里，却一改“儒雅”，对人以语言暴力相向。社会化媒体，为现实中隐忍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的管道，释放其情感和压力。但是，这不是社会化媒体独有的，而是媒体的一个共同属性。

在蛮荒时代的小村子里，难道就没有流言蜚语了吗?它是可恨的，却不是“媒体”可以消灭的。如果认为社会化媒体强化了“暴民”心态，无疑是一种误解。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提出建立乌托邦的努力，企图建设纯洁社会的努力，都会带给人类更大的伤害。

在口口相传时代，总会有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譬如理发店、茶馆的老板，——南来北往的人，三教九流的人，都在此歇息。他们就是当时的意见领袖。在大众传媒时代，总编辑、知名的记者、制片人等等，就成了意见领袖，因为大众传媒是广播式的信息传递，是从一个中央点向四周扩散的。他们负责挑选信息，过滤信息，是信息的“守门人”。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这些传统的意见领袖的地位在逐渐下降，不过过程是逐渐演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化媒体时代，新的意见领袖会在新的人群中产生，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譬如他离事故现场最近，在一个信息传递如此快速迅捷的时代，他就可以立即成为意见领袖，但是，一旦该事件过去，他的意见领袖地位或又恢复常态。因此，尽管网络社会是平等的、民主的，但仍然会出现许多强的信息节点，有的信息节点是“流星”，而有的是“恒星”。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阐释了“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他观察到，电视作为一个媒介，快速移动的图像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强化了娱乐精神。在我看来，在社会化媒体早期，娱乐一定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不应脱离人的生活本身和人性来分析之，如果你的生活中娱乐本身就占据了强大的影响力和位置，那么社会化媒体也将是娱乐的一个渠道。反之，我们也观察到，不少的意见领袖，在严肃地评论各种社会热点问题。

有的人发现社会化媒体如此“乱哄哄”，如此多的暴力丑学，如此多的非理性、情绪化，就主张对其进行管理和整治，要还社会化媒体以纯净。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状态是民智开启前的一种“混乱”，而不是一种不可收拾的混乱。在我们的教育和思想辨争的历史上，很少人讨论譬如公正、正义这样一些基础的概念，这样一些普世价值，因此，社会化媒体表现出有利于公共话题的形成和理性思考。只有言论自由被保障和实现，只有社会化

媒体继续保持开放而非管制的状态，信息和观点的竞争才会“优胜劣汰”，否则，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

的确，会有一些谣言出现，但是因某些谣言就“拷问”微博的伦理底线，欲以权而管制之，就会极大地背离社会化媒体的价值主张。相反，谣言会在信息的竞争中不断被揭穿，而最终凸显真相。社会化媒体让更多的相关信息，尤其是真实的信息被“拼贴”起来，让具有思考力的民众，具有科学精神的民众，逐渐发现问题所在，为公共事务的进步做出贡献和努力。

（文章选自腾讯《大家》）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行动┫

罗杰·科恩：从 Twitter 到广场，社交媒体式的革命


罗杰·科恩，纽约时报记者。

“

他们能够完成从“说不”到“行动”的过渡吗？这将需要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组织活动、确定目标以及——对了——领导人。但我不觉得一切到头来都是白搭。从突尼斯到伊斯坦布尔，从开罗到圣保罗，某种关键的事情业已发生了。畏惧消失了。这本身就是大变局的标志。

”

巴西人有个表达，叫做“Vai acabar em pizza”。 一个事情以比萨饼为终结，就是到头来是大零蛋、白搭、毫无结果。这个表达常常用来描述巴西有钱人犯下白领类罪行后不受法律惩罚，对他们的司法调查总是不了了之这样一个可预期的结果。

在巴西，犯罪不受惩罚是驱使大规模抗议的问题之一，而抗议的导火索则是公交车费涨价引发众怒。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式。在突尼斯西迪布济得，一场因果菜零售车的争吵引发了阿拉伯春天；在伊斯坦布尔，在一个城市公园建造购物商场的计划引发了骚乱。这些带着社交媒体话题标签的运动具有如下特征：

导火索事件微不足道，但却引燃了熊熊怒火；领导人被弄懵了，没有领导人的运动；垂直而僵化的国家权力，平行而机敏的抗议活动；强硬的权威，张扬的年轻人；国家之武力，



Facebook 之灵活性； 警察镇压，敏捷重组； 阴谋论的指责，幽默而迅速的反击。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马埃斯特腊山为革命做了多年准备。但有了 Twitter，这个就不需要了。

但真不需要了吗？这些由社交媒体驱动的运动，它们的一个核心问题，用北卡罗来纳大学信息和图书馆学学院助理教授泽奈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的话说就是：“如何从‘说不’到‘行动’？”

换言之，那些因为“我们受够了！”而爆发的运动擅长示威与抗争，但却不怎么擅长明确目标——不管是政治、社会或经济目标，不擅长通过组织自己来实现这些目标。它们在否定的时候很有力，但在肯定的时候却倾向于失败。

它们缺乏领导者。卡车上没有麦克风。议程读起来像是 Twitter 时间线那样，虽然很吸引人，但缺乏中心，对目标没有贯穿一致的表达。这些运动没有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或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那样的人物，也没有三十年前领导巴西民主抗争的坦克雷多•内维斯(Tancredo Neves)和卢拉(Lula)等人。

正如谷歌前管理人员、埃及革命中重要的但非决定性的人物威尔・高尼姆(Wael Ghonim)在接受《六十分钟》(60 Minutes)节目的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革命就好象维基百科，明白吗？人人都贡献内容；但你不知道这些贡献内容的人叫什么名字。”

当然，从突尼斯到开罗，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推翻受人憎恨的独裁者。只有在这个把大家联合起来的目标实现后，无领导者之运动才暴露出它的弱点，而那些有组织的群体，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或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则填补了真空。然而，它们却没能满足国民对复兴的渴望。

在土耳其，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总理希望在盖齐公园修建一个购物商场。Twitter 上的话题标签是#direngezi，即“抵抗格兹！”埃尔多安交往了一个寡头朋友，给他提供了通常那些赚钱的人脉关系， 这个寡头拥有一个受欢迎的牛排连锁餐厅。话题标签是 #direnentrecote – 抵抗牛排!

到了警察把占领了盖齐公园的抗议者赶走的时候，这场运动已经演变为很多东西。它是对一个执政 11 年、转向专制的保守领导人的反抗。它是对埃尔多安侵犯土耳其人私人生活的抗议。人们不喜欢他把喝酒的人称作酒鬼，讨厌他告诫人们不要在地铁上亲吻，不喜欢他对老百姓的衣着说三道四。他又不是苏丹!



这场运动是对他钳制媒体的不满。他所领导的正义发展党本来给土耳其带来了开放，现在却因处处视人为敌而招致怨恨。这场运动是对埃尔多安过度打压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建立起来的世俗土耳其的反抗：如果说毫无理由不允许一个笃信宗教的年轻女子带着面纱去上大学的话，同样，执政党的政客也毫无理由气呼呼地指责穆斯林妇女不应该穿比基尼。够了，我们受够了！

在巴西，大众的不满更多地指向整个政治阶层，而不是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总统本人。巴西人不满的是他们的政客们享受着巨大特权，过着达官贵人般的生活，是那些收买选票的丑闻和针对这些人的问责缺失。大众不满的是资源使用的不合理：在基本健康、教育、交通需求还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却花费 130 多亿美元修建新体育场馆以及为 2014 年世界杯进行各种准备。

这些运动爆发在 21 世纪两个主要的、经济迅速增长的新兴国家。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巧合。这是普通的土耳其人和巴西人，特别是这两国的年轻人，对自己感受到的一种超越他们控制的世界力量所做出的反应；他们在提醒那些一心只想着经济增长的领导人，需要进行协商与担负责任；他们在告诉那些手眼通天、获利最大的财阀们，社会正义与社会本身不容忽视。通过聚集在一起，通过占领公共空间，他们在确认彼此共同拥有的人性，反对原子化的发展以及覆盖全球的购物商场。

他们能够完成从“说不”到“行动”的过渡吗？这将需要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组织活动、确定目标以及——对了——领导人。但我不觉得一切到头来都是白搭。从突尼斯到伊斯坦布尔，从开罗到圣保罗，某种关键的事情业已发生了。畏惧消失了。这本身就是大变局的标志。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张洁平：乌坎青年



张洁平， 作家。

“

在惊心动魄的抗争中，活跃在网络上的村民张建兴成了大多数记者与乌坎联系的桥梁。他对新技术、新媒体、新的人际传播与组织方式的强烈敏感，令他立刻被媒体视为乌坎抗争新生代的典型代表。在电视台、报纸的采访与报道中，张建兴也一遍遍自我确认着这个角色：他口袋里的手机越来越多，响个不停。

”

走在村里，张建兴的造型辨识度总是很高：从后向前梳的轻度爆炸发型，用发胶固定得根根分明。棕色仿皮夹克，肥大的黑裤子，浑身上下十几个口袋，叮呤当啷塞满了各种设备：四部手机、对讲机、微型偷拍设备、录音笔、聚光电筒、充电器……腿上还别着一把小刀，轻易不露出来，手上总有一部相机或者摄像机。

他每月耗资上千元，让身上的设备保持与世界连通：能上网的都上网；两个以上的手机号码开放给世界各国的记者，一个手机号维持与日常交际圈的联系，另一个是秘密号码，只有几个人知道，用作紧急或秘密的呼叫；秘密号码经常换，必要时也会不断更换手机。

再加上 6 个 QQ 号，8 个微博账户，和各种网络论坛的账号马甲……往那儿一站，张建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移动终端。接收消息、发送消息，视频、音频、文字、微博，一刻不停。乌坎村的消息通过他源源不断传向外界，外界对乌坎的报道也在他那里汇总。村民们戏称他是“乌坎日报记者”、“一个人的乌坎电视台”，或者干脆叫他：“乌坎宣传部长”。

一年前，这个 1991 年出生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从乌坎村走进世界媒体的镜头。

2011 年 9 月开始，乌坎村爆发土地维权。因上万亩土地被旧村官私卖，村民集体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一度紧张到官民激烈对峙、村民代表死亡，最终在高层介入下，地方政府妥协，旧村官被调查，村民们争取到村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

在惊心动魄的抗争中，活跃在网络上的村民张建兴成了大多数记者与乌坎联系的桥梁。他对新技术、新媒体、新的人际传播与组织方式的强烈敏感，令他立刻被媒体视为乌坎抗争新生代的典型代表。在电视台、报纸的采访与报道中，张建兴也一遍遍自我确认着这个角色：他口袋里的手机越来越多，响个不停。

一年之后，尽管讨回失地的路途仍然漫漫，乌坎村的日子毕竟平淡了下来：民主选出的新村委进入正常运作，上级领导进村不再被视为敌人，没有激烈对立的矛盾，街头的青年回到珠三角打工，媒体也在选举的高潮过后如鸟兽散。

张建兴一直没有重新工作。他看起来仍然很忙。他买了麦克风、更好的照相机和更先进的偷拍设备；给自己添了 iPad、最新款的 iPhone、小米手机，换了电脑。他建立了微博私密群组和微信群组，把去过乌坎的记者和学生都拉了进去。他保持着装备上的最先进和与世界连接的最快速，时刻准备着乌坎“风云再起”……尽管乌坎已经迅速从舆论的关注焦点离开，也没有太多“新闻点”可以吸引记者。

2013 年两会，总理记者会的前两天，张建兴在微信群里问，有没有参加的记者可以问问新总理对乌坎的看法。他还给出了“新闻稿”：“乌坎自选举以来，政府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诚意，土地问题滞留到现在，得到处理的比较少，致使乌坎民主举步维艰”。32 个人的群组里没有人回应。并有人立刻退出了群组。

热血青年团

围在村委会门口的人群躁动着，一个声音突然吆喝：“大家！都进去！”一时安静，没人行动。喊话的年轻人于是第一个迈步向前，肩上还稳稳扛着一台摄像机。

走了几步，他冲身后一挥手，又大喊了一句：“大家！！”

人群忽地一动，潮水一样扑进小院，包围了还没站稳的市镇领导……

2013 年 3 月，日头正烈，张建兴讲起一年多前这个让他记忆犹新的场景，手舞足蹈地演示起来，即使戴着夸张的镜面反光蛤蟆镜，也掩不住他脸上得意的神情。

“我一挥手，哗——啦一声……”他形容了好几遍人群跟随自己涌动的声音。



“好爽。”停顿了好几秒，他说。

回忆和讲述乌坎抗争，是此时此刻张建兴最愿意做的事。这个年轻人相信，那几个月的见识、刺激与成就感，很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

17 岁的张建兴原本在镇上读中学，和所有县城长大的少年一样，他酷爱看古惑仔，还模仿漫画《拳皇》里的角色，把头发染得稀黄，挂在稚气未脱的脸上，自号“八神”。在拉帮结派的一群叛逆少年里，他是书念得最好的，尤其有画画天赋，代表学校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比赛，“那些奖状什么的把家里的墙壁都给贴满了”。

但就在 2008 年底，高一的寒假，他却突然赌气辍了学。原因听来很有些令人愕然：他的旧手机坏了，希望买一个新的，“像素高、音质好、可以上 Q”的手机。“我爸不肯，我们就闹翻了。我就不念书了。”

张建兴的爸爸做木匠，妈妈在市场卖药材，抚养大包括他在内的五个孩子，家境很一般。但张建兴不觉得自己的要求非分，而至今深深委屈于其中的一段曲折：在赌气之初，学校老师和校长舍不得张建兴，曾大力挽留，并承诺可以不收学费。而这时父亲已经把学费交给了儿子。张建兴于是跟父亲说明原委——学校不收学费了，你能不能用这个钱的一部分，一千块，然后我自己再凑两百块，给我买个手机？父亲只说，不行。

“他不知道学校已经不收学费了。我又没有骗他，我又没有把这些钱给拿起来，然后骗他说已经报了名，然后自己拿去买手机。我就是原原本本告诉他。结果就这样子。”张建兴觉得，自己就是“太过于老实”，却没有得到一点回报。

他彻底退学，再也没有回过学校。跟父母的关系亦从此陷入紧张，至今也没有修复。

辍学之后，他天天在家，用大哥的电脑上网，看电影、看电视剧、打游戏，“晚上两三点才睡，睡到下午的两三点钟起床，其它时间都在上网。”张建兴自己说，那是“非常堕落的几个月”。直到 2009 年 4 月，他在村里发现一张传单。4 月 3 日，一张题为《给乌坎村乡亲们的信之——我们不是亡村奴》的传单，一夜之间洒遍乌坎村的大街小巷。传单上揭露乌坎多年来土地被贪污、私卖的情况，并号召全村人守土问责。

传单落款是个神秘的名字：爱国者一号，并留下了 QQ 号。

张建兴立刻加了这个 QQ 号，并进入“爱国者一号”的 QQ 空间留言。在这个空间里，张建兴自称自己是“爱国者 2 号”，并在《我们不是亡村奴》的公开信下和人讨论起乌坎的土

地问题。也是在这个空间，他遇到了另一个 ID：“爱国者 5 号”。2 号和 5 号很快成为最活跃的发言者。“我们言语和思想相同，很快就熟了”。

“爱国者 5 号”是另一名乌坎村民庄烈宏，1983 年生，比张建兴大 8 岁，后来成了张建兴最好的朋友。庄烈宏在顺德打工、做小生意多年。他告诉张建兴，在顺德三洲村，和他年纪相若的年轻人，每年土地分红的收益都有数十万元。“他们的地是集体出租，有集体收入，有分红。为什么别人有，我们乌坎没有？村里人打工打了半辈子，就住个破房子，我为村民不服。我们应有的利益被侵犯了。”庄烈宏说。

越来越多的乌坎年轻人加了“爱国者一号”的 QQ 号，并发展成名为“乌坎热血青年团”的 QQ 群组。一个群组加满了，就开一个新的，不过几个月时间，几个子群已经加近千人。

人们在群里讨论村里的土地贪污问题，分享他们从不同管道得到的证据，包括内部协议、政府批文、占用耕地清单等等。在外打工的青年则分享在珠三角其它村镇的经验。群里置顶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国际人权公约》、一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张建兴几乎天天泡在群里。因为与“爱国者一号”的密切关系，他成了主群的管理员。除了管理员的 QQ，他还注册了 5 个 QQ 号，不同的身份、年龄、性别，不同的好友圈子，他让它们都加入“热血青年团”群组。这些 QQ 身份，最小的 14 岁，最大的 39 岁。

想发起或者参与一个讨论，他会让几个 QQ 号同时上阵，以不同的语句、口气、标点符号，模拟不同的角色，一起在群里讨论；偶尔还制造“左右互搏”，让两个 QQ 号吵架，另一个来劝架，再一个来仲裁，把讨论引向他认为正确的方向。

庄烈宏也时常被他拉来暖场。而庄烈宏的观点一向直接明了：打倒贪官，讨回土地！

庄烈宏知道很多时候，张建兴在群组里“要滑头”，他一笑：“他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我都知道哪个是他。不说罢了。”他很爱惜这个小弟，觉得他头脑灵活，有热情，也有胆量。

张建兴更是完全被“热血青年团”的事业吸引了。

爱国者 2 号和 5 号

在群组的讨论中，张建兴和朋友们意识到，旧村委连任四十多年，在村里长期培植势力，才发生了倒卖集体土地多年也无人敢言的事情，所以要拿回土地的第一步，必须要赶走村官，选出村民信任的代言人。2009 年 6 月 21 日，庄烈宏带头，号召“热血青年团”集体去广东省政府上访，两点诉求就是“公正透明的基层选举”与拿回本应属于村民的土地。

这两点诉求也一直贯穿了此后两年多的上访、维权、抗争。其中不同于其它乡村维权的鲜明政治诉求，正是令乌坎事件后来备受世界瞩目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集体上访失败了。村干部也通过 QQ 群提前知道了上访信息，逐个“截访”。

一百多个报名者中，最后只有五个人从外地直接到达了广州。上访材料上签了庄烈宏的名字，投入省政府如同石沉大海。

“他们上访失败了，我在家里面哭了一大场。”张建兴说。这是他满腔理想的第一次失败。他带着 650 块钱离开了家，投奔在顺德做烟酒小买卖的庄烈宏。

爱国者 2 号和 5 号第一次紧密合作。他们一起策划接下来的上访，群里的证据收集。

庄烈宏的“有骨气、敢担当”十分吸引张建兴。上访失败后，有村干部到村里追查所谓的“热血青年团”，庄烈宏立刻在网上实名留言：“有种到顺德来找我，我是庄烈宏！”“就是觉得他有种。天不怕地不怕，敢带头骂官，去上访敢把自己的名字写第一个，去游行敢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张建兴说。他跟着庄烈宏学进货、学销售，一起吃一起住，聊理想，也聊家乡。他们都爱唱歌，爱谭咏麟、Beyond、汪峰、Michael Jackson，爱国际歌，也爱国歌。

两人合作了一首歌《情系乌坎》。张建兴写词，嵌进 Michael Jackson《地球之歌》的曲子，庄烈宏就用家用电脑的小麦克风来唱，再穿插乌坎的照片，用绘声绘影软件剪成一支 MTV，上传到视频网站。歌词有很强的《国际歌》风格：“我的故乡，失去朝阳……镰刀锤子下宣誓，你可否记得，闪动廉耻音符，奏和谐之歌，灰暗下的统治，瞎子的国度……不靠神仙皇帝，只靠我们自己，不靠神仙皇帝，反腐在哪里……”

原曲非常高亢，唱到高音处很明显地听见庄烈宏的力不从心，但唱破了音他也全力继续，有种不顾一切要彻底撕碎的决绝。

庄烈宏没有念过什么书，小学都没有念完就帮家里工作了。他告诉张建兴：“社会给予的苦如果是有道理的，那是锻炼，如果是没道理的，那是磨练。”这句话张建兴记到今天：“我一遇到什么苦，就会想起这句话。熬过了很多事情。”

2009 年 12 月，张建兴开始打工。在手机门市做销售，成绩优异，一年多时间，就独立管理 260 平米的手机门市，20 多个员工，成了公司最年轻的店长。

在这期间，热血青年团经历了 11 次上访、14 个部门。2011 年 3 月 14 日，最后一次上访杳无音讯后，他们终于明白，此路不通。



“乌坎宣传部长”

庄烈宏和热血青年团里的部分人开始回到乌坎村做工作。他们明白，只有更大规模的事件，才能引起政府的注意。2011 年 9 月 21 日，近 5000 名乌坎村民围堵在陆丰市政府门口“集体上访”。乌坎终于爆发了。

921 事件的第二天，乌坎发生警民暴力冲突，几十名村民被打，局势一时紧急。张建兴立刻向正在工作的手机店辞职，“坐不住了”。

这时在乌坎村，德高望重的老人林祖銮被邀请出山主持大局，在他的主持下，乌坎村以 47 个姓氏宗族为基础，推选出 13 人组成的临时理事会，组织维权，亦代表村民与政府谈判。庄烈宏和张建兴也把热血青年团群组积累的土地证据、材料，都提供给林祖銮。

在林祖銮的指挥下，理事会召集村民讨论、与政府谈判，“青年团”则负责记录、传播、媒体联络以及日常安保。主持大局后，林祖銮家开始收到恐吓电话，家门口也时常被贴上骂人的粗口。为了确保“林老”的安全，张建兴和庄烈宏直接搬进了林家。

他们带着村民募款的经费，去了趟深圳华强北，花 8000 元买了一台专业摄像机；3000 元买了 20 台对讲机，还买了监视器、防盗网。在林家三层小楼的各个门口、窗口，他们装了九个监视器摄像头；然后在林家二楼的房间里，布置了“临时指挥部”。

走进房间，迎面就是一字排开的四台电脑：一台是监视器 24 小时播放的九个画面；另外三台电脑整理资料，并用微博、QQ 等各种社交媒体，不停地向外发送乌坎的消息、照片、影像，也整理乌坎所有档案的光盘，发给来采访的记者。电脑的桌面，都是他们自制的“乌坎热血青年团”海报。大约有 12 个核心的年轻人在这里轮流值班，张建兴负责调度。

他们早就放弃了不安全的 QQ 群，转而用对讲机相互联络。对讲机设立了三个频道：一个频道连接各村民代表即理事会成员，方便向村民传达信息和组织活动；一个频道连接青年团中的年轻人，维护安全；另一个频道由张建兴单线联系林祖銮，代表林老传递重要决定。

张建兴在某些网络论坛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远道而来的记者，纷纷找到他。

他向外界传递乌坎的消息，也把外界对乌坎的报道评论逐一整理给林老看，帮助他判断形势。“921 之前我并不认识林老，后来看到他出来主持大局的演讲，非常非常佩服”，张建兴不断地举大拇指。林祖銮的智慧和勇气令张建兴折服，甘愿奉献“忠诚”。而信息灵敏、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张建兴，也正是 67 岁的林祖銮最缺的助手。此后半年时间，张建兴一直贴身跟随林祖銮。



他自学摄像，带着更年轻的伙伴用那台筹款买来的专业机器拍下村里的每一次重要会谈。他还和庄烈宏逐一走访拍摄乌坎的失地，采访附近的村民，也收集下香港翡翠电视台拍摄的 921 画面，花了两天两夜时间，剪辑出自制的纪录片《乌坎！乌坎！》，描述了乌坎的土地故事和他们正在进行的维权抗争。

村里的小广场上支起幕布，《乌坎！乌坎！》连放了三天，每一天都有上千村民来看。

乌坎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认识张建兴：“林老身边的人”和“那个扛摄像机的人”。

情势日益紧张。12 月 3 日，庄烈宏在回顺德参加朋友婚礼时被抓。接着，又有三名村民代表被抓，其中薛锦波在看守所“意外”死亡。地方政府将乌坎事件定性为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非法组织行为。为了安全，林祖銮晚上已经不在家中住。张建兴带着更年轻的“团员”守着林家二楼的指挥部，觉得从未有过的孤独。

那是最紧张的十天。薛锦波死了，庄烈宏生死未明，林老大多数时间不在。他有时会代表林老跟村民代表说几句鼓劲的话，“稳定军心”。更多的时候，他把自己埋在一堆一堆的文件和设备之中，他说这时候的当务之急，是要对外传播真相。

他带着一群年轻人，申请了更多的微博帐号、QQ 帐号，不停地向外发送来自乌坎的各种消息：薛锦波的讣告、村民集体哀悼的景象、号召乌坎村在外务工的人都回村支持的召集信、新的标语横幅……一个账号被删除了，就换一个继续。“我们在打一场新闻仗”，他说。

他夜晚常常裹着大衣就躺下，电话或者对讲机一响就随时起来。临时指挥部堆满了饭盒、饮料罐，到处都是充电器和数据线，烟头满地。一天两包烟，是张建兴那些天的正常水准。

世界各地的记者在这时大量涌入乌坎，给了张建兴新的能量。

他和朋友安排记者的吃、住、采访，给记者提供资料。他也会在网上搜索跟他聊过天的记者写的乌坎报道，下载存档。他看他们写了什么，是不是自己和乌坎人想要的；也看他们怎么写，什么样的话题可以引起记者的兴趣。

一开始他以为境外记者都是来帮乌坎村民说话的。听说某媒体采访了旧村委里的人，或者某个官员，会很不高兴，“你为什么要去采访他们？你应该帮我们说话。”记者们和他交朋友，也跟他讲道理，告诉他什么是新闻中立，什么是客观报道。“慢慢地，我也明白



了”。张建兴说，跟这些四面八方的记者学了好多新词，什么“平衡报道”，什么“议程设定”。

他也天天往临时理事会的办公室跑，“我告诉他们，在媒体面前，该怎么说话。”理事会都是他的长辈，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有些甚至 70 岁，“我经常教他们，不能这么说，这么说的话他们会怎样怎样说我们。70 岁的老头都被我骂。他们都说，噢噢噢。”

“比如，我们和武警的冲突，不管谁先动手，都不能说是村民先动手，要先强调村民受伤的情况。”他说，然后做了一个成熟的鬼脸：“你知不知道当时对你们媒体，我也说了不少假话的。你们要平衡报道。我们就舆论引导。”

“我知道国外的媒体对什么感兴趣，但乌坎的目的不是这个。他们的报道里有挑拨的字眼，我就写了一个乌坎拥护政府和共产党的申明，不能让政府误会乌坎，必须说清楚。”

张建兴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是起义，我们不是反共，我们不是分裂国家，我们是单纯的土地问题，我是共青团员，我爱党，我爱国，我爱家乡！”他用百度词典翻译成英文，中英文版本一起打印出来，A4 纸贴在村里记者聚集的地方。“这是策略。”事后他说。

天天趴在微博上看大家讨论的张建兴知道，什么样的消息会激发大家的同情——比如村民受伤，什么样的消息会给乌坎带来危险——比如挑战共产党，什么样的消息会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当然是有特别意涵的画面。

一个长长的游行队伍即将开动，他让领头的人等一等，等一等，找人写了一长幅墨字：“请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赶在了队伍的最前面。然后拿起相机拍摄、上网。

一句标语、一幅图像的作用和意义，泡在社交媒体上的他比村里人更明白。

他的微博粉丝数量增加很快，一千、四千、七千、一万……他怎样可以涨粉更快，也会时不时把粉丝激增的“盛况”截屏保存，“以后也好看看”。

他“设定”的“议程”，果然都成了媒体报道与网络传播的焦点。

“整个乌坎的舆论我是可以控制得到的。”他不无得意地说，嘴角深深一抿。

传奇落幕

一年多时间过去，坐在乌坎村最豪华的会所南海庄园的大阳台上，眼前的张建兴和前年那个肩扛摄像机大步穿梭在人群中的年轻人，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乌坎抗争最终以村民胜利告终。8208 名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新村委，林祖銮当选了村委会主任。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庄烈宏则被选为委员。

张建兴没有参选村委会。他对外说是林叔嘱咐他留在体制外，“好办事”。但他心里清楚，如果真的参选，村里并没有很多人会投票给他。他的形象始终是“跟林老在一起”，或者“跟记者在一起”，或者“跟摄像机在一起”，他本人的处事实力如何，并没有真正得到认同。至于“控制舆论”有没有意义，有多大意义，其他村民并不像他那样理解并且热衷。

他为此很懊恼。有建筑师到乌坎考察，找到张建兴，他特别和建筑师一起背着长长短短的绘图筒、卷着地图在村里走了好几圈。“我得让村民知道，我是在做实事的，”他说。

“张建兴头脑很灵活，做事也很热情，很勇敢，但还是太年轻，很多事……”不少村民在记者面前说起他，先是一连串夸奖，然后欲言又止，看看记者的反应，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不再说下去。

“你们媒体，太捧他了”，庄烈宏直言不讳：“这一年，他变化挺大的。”

“革命胜利”后，庄烈宏和张建兴不像过去那么亲密了。“他现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就觉得自己说的都对。那些成绩，什么都是他自己做的，自己最重要。怎么可能呢？”庄烈宏说。他们本来要继续合作《乌坎！乌坎！》系列纪录片的二和三，几次磨合，却没法继续下去。“建兴觉得他拍的那些素材都是他的。怎么会是他的呢？明明是乌坎村民共有的。”

张建兴则强烈不认同这个说法。“我觉得庄烈宏剪的就是没有我剪的好啊。他又不听我的。我就想都自己做。”“再说那么多镜头，那么多画面，是我拍的啊。我拍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拍的时候你们都看不上，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很多秘密会议要不是我能拍到吗？你换一个人来拍，他拍的到这个角度吗？这些素材就是属于我的，为什么是乌坎村民共有的？薛昌也是乌坎村民，我凭什么跟他共有？”

“我现在就是很逆反。”张建兴常常是赌气的一句话。

纠结与逆反的情绪已经积累了整整一年多。

乌坎事件中，他在网络上的积极联动与快速反应，村民很快就忘记了，在传统观念看来，这些只能说明你“灵活”，并不证明你的“能力”。但是“有关部门”却记得，他们仍然

对他保持着密切关注。他一年多时间没能拿到港澳通行证。在网上发言激烈也会被不断打招呼。

尽管他其实并不需要去香港，也没有太多激烈的事情可说，但无处不在的压力让他愈发相信，自己和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重要。

他没有出去工作。他说乌坎离不开他。

刚选举时，他觉得可以帮助林老做工作，继续给政府施压，讨回土地。但是村委会和上级政府的工作模式已经由对抗变成了合作，压力的尺度感也变得分外重要。张建兴若在微博上说了太过激的话，反而会被林老批评，并要求他删掉微博。

几次三番之后，张建兴和林祖銮也渐渐疏远。

新村委上任半年后，他带着所有的器材从林家搬走。这时，因为失地的追回进展缓慢，村里再次怨声沸腾：“村委会成立到现在，我们书记说的话没有实现。以前说每一寸土地都要讨回来。现在什么都没有……”新村委、林祖銮和村民之间，产生了裂痕。张建兴再次觉得，这时正需要他擅长的“舆论引导”，他可以在村民和村委会之间搭建桥梁。但是时间和情境都变了。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委会，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桥梁也就无从搭起。

这也是张建兴对他们苦苦争取来的民主的困惑：“以前我可以一挥手叫上几十个人，但是我现在一挥手，还有谁啊。这就变了。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想法，按照现在的情况，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够好吗？够周全吗？够有深度吗？这和我们不同。我们可以想得多、想得广、想得深。以前我们可以带动村民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让他们依照我们的想法，现在他们有各种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民主。”

乌坎选举后，网友给乌坎寄来了不少书，有一本刘军宁的《民主教程》，一直在张建兴的书架上放着。他没有看。他开始怀疑：“民主很好，问题是，它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和谐平静的时间段中进行？但是我们村现在并不平静和谐，就突然出现了民主……”

新村委上任一年后，土地行政收回三千多亩，还有七八千亩悬而未决，已收回的，大部分也还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土确权书，只是上级政府的行政批文而已。村里积累的不满仿佛又到了一个临界点。庄烈宏从村委会辞职了，他没有办法忍受“一边被村民骂，一边被林老骂”的工作。这不是他不惜坐牢也要抗争的时候想象的“胜利”。

新的反对者开始酝酿“风云再起”。

“风云再起也好，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村委会，向政府施压”。张建兴认为。新的反对者找到张建兴商量，但最终却没有听他的建议。这让张建兴更纠结。

“他们说要风云再起，再开村民大会，我觉得自己在这些事情中间很重要，很多事情是必须在我这边才能做得到，或者只有我参与了，他们才能成功。但我又不会这么说，又不能这么说。因为我就是个屁民，我有什么特殊啊？后来他们找我了，我给他们各种建议。他们又不听我的。我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这一年以来，无论在林祖銮身边，还是在他自认为擅长的“引导舆论”上，还是在“搞运动”上，他都再没有找到过准确的用武之地。

“我在乌坎事件中，是什么角色？是什么价值？这些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在我身上才能做得到。我该不该继续这样子下去？我这样子下去，对我自己有什么收获？”他说这段话时，不断地深吸气，像是游泳时一个猛子扎深了，要狠狠蓄上劲来。

时间没有停下来。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工作。买设备、买手机、吃饭抽烟、请小弟们吃饭抽烟，他一共跟村里做生意的朋友借了 7 万多块钱。

海外电视台制作乌坎的纪录片，用到许多张建兴提供的资料，在国际上影响挺大。村民看见张建兴会调笑：张建兴发财了，电视台肯定分了 200 万给你吧!

他心里不爽：“我昨天吃的饭，都是别人施舍给我的。我们把运动带上了一个好的发展方向，把成果让给了别人，自己却连饭都吃不上！”

“在乌坎事件当中，我面对着谁都微笑着，说话都说得很官方，把自己表现成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可是我最后什么事情都不成功啊。”抗争的故事结束了一年，他终于明白，自己已经边缘化了。他曾经令外界瞩目，媒体眼中，他是一个象征，代表乌坎维权中的青年力量；他相信自己的重要性，但个人能力却并不真正得到村民的认同。

他的逆反爆发了：“我干嘛要在你们心里有那么好的形象？我到底欠你们什么了？”他说希望自己“变坏”。他开始穿些闪闪发亮的黑色紧身西装、紧身黑裤，脖子里一条粗亮的银色项链，站在阳光下，浑身闪动着古惑仔的味道。他开摩托车开始飚车，每天带不同的女孩出门。或者跑到深圳去找自己过去的朋友，那些并不关心乌坎事件的喝酒玩耍的年轻人。

在林家的“临时指挥部”，曾跟着他通宵发消息的小弟们，也面临类似的尴尬。



春节时，一个总形影不离跟着他帮忙的 17 岁的帅小伙跟他翻脸了。走前，“小弟”撂下了一句狠话：“张建兴，你于功于名于利都有了，我竟然蠢到要第二次去打工！”

张建兴愣了好几天。他终于明白自己不能在沉浸在虚幻的光环里了。

“全世界都在看着乌坎，看着你。这很虚假。都是假的。”

上个月，他在未来的乌坎公园旁边租下了两个店面，决定自己做点小生意了。

他说如果有机会，也希望可以出去学习。写得好文章，画得好画，却只读到高一，这仍是他最大的遗憾。“如果我没有退学，现在也在大学里了吧，和你们一样”，他露出些腼腆。

乌坎事件之后，有 NGO 或者老师找过他，愿意给他提供培训或者请他参与研讨。因为他仍然具有的敏感标签，很多计划被迫中断了。

他还有很多梦想。“以后我要做一个完整的纪录片，在形式上是一个真正的纪录片。包括写一系列的书，来记录乌坎这段历史。”他特别加重了“形式上”这几个字，以示与此前做的“草根版”《乌坎！乌坎！》的区分。

讲起这些的时候，他的语调渐渐平静，有一个瞬间，仿佛过去的激情终于离他远去，全世界都在关注自己的虚幻感也随之解脱了。

突然，摆在面前的四个手机响起。他一时不知道是哪一个，挨个拿起来看。手机在桌面上丁零当啷，过去的乌坎少年，似乎又回来了。

（本文首发于《人物》杂志 2013 年 5 月号）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张铁志：社会变革会被网络“推”出来吗



张铁志，作家，台湾政治与音乐评论人。现为香港《号外》杂志主编。

“

称呼发生在中东与北非的社会变革是一场推特或脸书革命，只是媒体吸引眼球的夸大标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代的任何社会运动，推特、脸书、微博的社交媒体都将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

“我总是说，如果你要解放一个社会，就给他们网络。”埃及的网络英雄 Wael Ghonim 这么说。但，埃及的政治变迁真的是一场“推特革命”或者“脸书革命”吗？这个问题延伸出的理论问题是，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是有利于“人民”还是统治者？

这个问题今年在西方引起一场大论战。

去年 10 月，美国知名作家葛拉威尔在《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小改变》，质疑推特等社交媒体可以“推”动社会运动。就在这场辩论的不断燃烧中，今年初突然爆发了从突尼斯到埃及的社会变动。现实正检验着这些理论。

肯定社交媒体作用的学者如今年 1 月号《外交事务》季刊的封面文章《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其主要观点是，一方面，社交媒体可以促进哈贝马斯所谈的公共领域（如同之前的印刷媒体），因而有利于民主化；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在人们的抗议行动中扮演关键协调角色，尤其可以形成一种“共享意识”，让参与者了解彼此的想法与处境，因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

谷歌的执行长史密特去年也在《外交事务》季刊撰文说，社交媒体确实有利于人民，因为相对于网站的一对多，社交媒体是多对多，所以每个个人的权力增加了，世界上的权力因此而更分散。



否定者则主要有两种立场：无效论和有害论。无效论代表如葛拉威尔，认为所谓“推特革命”、“脸书革命”乃是言过其实，是夸大了社交媒体的作用。他说，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狂热崇拜让人们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行动主义，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

他强调高风险的行动主义是一种“强联系”现象，但社交媒体的平台却是围绕着“弱联系”建立的。“在创新扩散、跨学科合作、匹配买卖双方和处理与约会相关的琐事上，社交媒体都能完成得相当漂亮。但是，弱联系却极少能形成导向高风险的行动主义。”此外，传统行动主义依赖层级化的组织，而社交媒体无法提供这种层级性的协调，所以很难在社会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

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新书 《网络幻影：网络自由的黑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反对那种相信网络“有利于被压迫者对抗专制”的“科技乌托邦主义”。作者莫洛佐夫认为，网络可能更有利执政者的统治技术，让政府可以利用网络传播主导价值，可以监控人民。因此，网络不但不有利于社会运动，更可能会阻止革命出现。

问题是，这场大辩论中的许多争议其实是稻草人。例如反对者质疑革命不能被推特“推”出来，但肯定者从未说推特本身可以引起人们的愤怒或点燃革命，社交媒体至多只是一种工具。也有人质疑，社会运动并不是在“在线”发生的，而是在“线下”的实体世界；但是这个在线/线下的区分过于粗糙，因为也从没人说只在在线的网络世界就可以推动社会运动。我们该问的关键问题是，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的贡献与限制为何？

葛拉威尔那篇广为讨论的文章，其论证有很大问题。一方面，正如《外交事务》季刊的文章所强调：“社交网络确实不会让不愿献身的团体采取政治行动，但是却能让有信念的团体采取新的策略。”再者，在许多威权国家，网民的政治行动是要付出被关闭或被逮捕的政治代价，而不是葛拉威尔所说的“低风险”。

至于莫洛佐夫所说“网络自由的黑暗面”当然没有错，但显然说得过头了。在埃及的例子中，人权工作者、律师、部落客（博客）多年来早已透过网络传播信息、集体讨论、策划集会等等。

无论如何，称呼发生在中东与北非的社会变革是一场“推特”或“脸书”革命，只是媒体吸引眼球的夸大标题，因为不论是不满的起源，或者动员的过程，都比这个现象更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代的任何社会运动，推特、脸书、微博的社交媒体都将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文章选自《南都周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拓展阅读】

ICTs 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

http://www.looooker.com/archives/7129

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因特网和用户间的互动已创设了新的话语、行动、参与及动员空间，改变了对社会运动而言至关重要的权力关系，因特网已成为社会运动中保持合作和全球扩散传播的决定性工具；2、悲观者则认为社交媒体建基于“弱连带”，并不足以引致社会和政治变革，且因特网又具有能够引发政治管治的一系列特征。

主编：方可成

编辑：刘岩川，李佳凝

设计：池春荣，潘雯怡，常仁豪

校订：季文仪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 Co-China 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1510_週刊（http://weibo.com/weekly1510）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